

西廂記與白蛇傳

黃 美 著

平明出版社刊

8771
4490

(4444/2)

西廂記與白蛇傳

黃裳著

平明出版社

西廂記與白蛇傳

每冊售價人民幣 9,000 元

著 者 黃 裳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圖光印書局印 振興裝訂所訂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文學、藝術) 142,000 字 (定價頁 302)

1953 年 7 月一版(1—16500)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內 容 介 紹

這是作者一部新的戲曲論文集，主要論及我國古典文學戲曲遺產中間三部重要的作品，西廂記、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這些戲曲都是根據了在中國人民中間流傳了幾千百年的傳說神話編成的，成爲廣大人民喜聞樂見極爲熱烈的作品。作者從各方面對它們進行了研究、分析、說明。

目 錄

談「西廂記」	一
「西廂」在部隊裏旅行	二六
關於「白蛇傳」	三五
「梁祝」雜記	六四
公案劇雜談	一〇四
三改隨筆六篇	
魯迅先生對戲曲的一些意見	一三七
金鎖記	一三四
打鼓罵曹	一四三
寶蓮燈	一四七

精簡一下……………一五

論「程式化」……………一五

梅蘭芳的舞台藝術……………一六

應該有這樣一部傳記……………一六

民族戲曲藝術的偉大展覽……………一七

附錄

跋祁彪佳「曲品」殘稿……………一八

後記……………二五

談「西廂記」

一 熱愛、尊敬我們的文化遺產

上演古典戲曲的風氣近來大盛。這是很好的現象。不過話得這樣說，我們在判斷這種風起雲湧的現象是不是好的、值得鼓勵的時候，還得根據戲曲工作者對待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文化遺產的態度來作決定。「一窩蜂」的現象其實並不足以表示這個風氣是健康的。

事實擺在眼前，光明越劇團所上演的越劇西廂記，就是亂修亂改、以粗暴而無禮的態度對待古典名作的例子。如果上演古典戲曲都是用了這種方式來進行的，那就不但可以鼓勵的、而且是必須反對的了。

怎樣正確地、鄭重地對待文化遺產，因此，就成為我們當前必須正視的一個重要課題。似乎可以肯定地說，對於我們偉大祖國傳統的瑰麗多彩的文化，我們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知道得太少了。我們不是重視得過多，而是重視得太不夠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空談愛國主義的精神，是幾乎成爲空話了的。試想，如果我們對一樣東西，沒有了解，沒有認識，而空言熱愛，豈非騙人！

這是確不可移的真理，爲那麼多勞動人民所喜愛的民族形式的戲曲，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加以熱愛！如果我們不了解它，不能使我們的愛重的情感生根，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多花些時間對它進行瞭解！要發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嶄新的人民文藝是必須從傳統的文學藝術裏取得根據，加以發展才可以有必然的輝煌的前途。因此，我們是有理由有必要對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工作的。

二 我們必須是專家

在一次座談會上，有一位前輩名演員曾經提出他的苦悶心情向大家申訴過。他的話的大意是這樣的。

現在的戲是很難搞的。特別是古裝戲——也就是說歷史劇。一不能歪曲歷史，二不能不審慎處理舞台形象，臨了還得來上個「樂觀主義」！可是這樣作了，人家又要說你是公式化，沒有藝術性。總而言之，限制是太多了。我們戲曲工作者的修養是很淺薄的（原

詞，這是他的自謙，現在卻要我們代替歷史家的任務，怎麼行呢？自然是會錯誤百出了。

當時聽了這位前輩藝人的申訴，我是很感動的，也的確很擔憂這個問題。演員只是演員，如果讓演員同時還必須是一個高明的歷史家，不是一種苛求嗎？同時這又怎麼是可能的呢？

後來我仔細想了一想，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是肯定的。那就是說，一個好的演員，必須是一個對祖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刻認識與正確了解的人。要不然，他就沒有資格作一個人民的藝術家。難嗎？自然，這是不大容易的，而且不客氣的說，我們在這一方面都是不夠格的。然而這不應該是「得過且過」的藉口，正是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祖國歷史、文化的最大的理由。

比如說，我們在舞台上扮演一個古代的氣節凜然的名將，如果我們不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與人物性格，我們是無法表現這個真實的人物的。只憑自己的臆想來大聲疾呼、慷慨激昂地表演是沒有用的。這樣一來，是會弄得千篇一律了的，自然就會成爲沒有了藝術性了的、公式化了的。

因爲我們演的是張飛、李逵、曹操……而不僅只是「武二花」、「大花臉」……。

就說「西廂」，紅娘是一個天真無邪、有豐富的正義感、爽朗而熱情的人物。不幸她的「身份」是花衫，有些演員就把她演得下流不堪、黃色惡劣。這又哪裏是可以容忍的呢？

原因是這些演員只從師傅那裏學來一套花旦的表演方法（這種理解也是錯誤的，應該批判的），卻沒有向西廂記原著學習了解人物的性格。於是就造成了這樣的錯誤。在這些演員的頭腦裏，存在着一些極不正確的看法，以為凡是丫頭就一定是不安份的、不正派的。也只有這樣演出才能得到觀眾的「喝采」。這種錯誤的思想根源，主要就是為了不肯學習，以為不必或不可能成為一個專家，只要抱住一套從師傅那裏學來的老套就足夠應付了的想法所致。

因此我們說，演員必須學習，必須成為一個專家！

三 一見鍾情與恩愛夫妻

在我們的古典文學作品中間，甚或所有的民間傳說與戲曲故事中間，遇到描寫男女愛情的場合，大抵是用「一見鍾情」的手法交代的。同時，我們一向所肯定的、認為是美滿

合理的婚姻應該是「恩愛夫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問題。我們一開始就要了解這個。了解它的原因，與它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民族文學形式包含了有條有理的、次序井然的情節發展與相當普遍的「大團圓」的結局。我們的文學作品中間，也有高潮，也有奇峯突起的結構。不過與西洋的作品是不相同的。如果用一些資產階級的文學解說的什麼三一律、高潮的結尾、奇特的佈局……來衡量起來，是一點都不「適合」的。

然而，這正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文學形式的極為健康的一方面。我們所肯定的寫法，是要描寫一段完整的故事、一個真實的人物。在忠實的描述中間，根據合理的、自然的發展使它凸出、活現。因此文學作品裏的人物多半是平凡的，然而卻是偉大的。

所謂平凡，其實並不是如字面所說的那種平凡。是應該做為真實來理解的。

一些傳奇式的人物，表面上似乎行徑很奇特，然而仔細地研究一下他們的內心，性格，也還是與常人無異的，也就是說代表着大多數人民的性格與品質的人物。

如果一見諸葛亮的八卦衣馬上斷定他是妖道，望見包公臉上的月牙，就只想到他會過

陰，那是難免失之於淺了的。

這樣，我們可以多少了解一點爲什麼我們的故事總得從「一見鍾情」寫起的道理。

一見鍾情好不好呢？這是不是就等於蕩子心腸狂且行徑呢？

我想，這也是很健康的。愛好美麗的人物、事物是人類的天性，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值得非議的。要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奇醜不堪的東西而爲之顛倒，那才是怪事！

可惜的是很多人都把這個本來是極爲健康的事情誤解了。以爲一見鍾情必須擠眉弄眼，我想這責任還得由某些演員來負。因爲他們理解錯了。怎樣糾正這種錯誤的理解呢？主要的方法是學習，用真正的體驗與理解來代替病態的狂想。

其次，我們想接觸到一句非常通行的口號——「恩愛夫妻」。

是的，這的確是極爲普遍、深刻的看法。我們民族對婚姻問題的傳統看法是這樣的，認爲夫妻們是由恩而生愛的。

西廂記裏鶯鶯對張珙的漸生情愛，就是爲了兵圍普救，由他仗義解圍的原故。這個感情發展的基礎是健康的。

在舊小說、舊戲、舊的評彈……中間，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恩情」這樣的字眼。我想在這裏提醒一下，這個習見的詞彙是應該加以正確的理解的。這是指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在平等的基礎上的好意柔情。而不應該理解做壓迫者對被壓迫者的施捨。

很顯然，當皇帝有所賞賜、甚至「賜死」的時候，臣子大抵要說「謝主龍恩」或「望詔謝恩」或「謝主恩德」……之類的話。這是決不稱之為「恩情」的，因為不敢也不屑這樣說，在兩個階級中間，是無「情」可言的，關於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

「恩」是冷冰冰的，而「情」才是溫暖的。

恩愛，夫妻的恩，是「恩情」，而不是「恩德」。

恩愛，是人民內部的一種情感的傳遞，應該肯定它是健康的，值得鼓勵的，正因為這是正確地、合理地、發展地處理了情感進程的原故。

報恩是不是好的？也是應該加以更仔細的體會的。

如果是奴才在報主子的恩，如馬義救主、莫成替主一死，那是宣揚奴隸道德，是應該堅決予以反對的。員外散糧，貧民高呼恩重如山，那是模糊階級立場的表現方式，應該堅決反對！可是在人民內部，報答一種善良的友情或愛情，則不在此例。

因為我們決不想提倡忘恩負義！

四 缺陷的暴露

上面我們說過，要做一個合格的優秀的戲劇工作者，不管是編導或是演員，是非得在某些方面具有豐富的常識、高度的理解力與感受力不可的。比方說我們要處理「西廂記」，那我們就必需對「會真記」有些了解。因為，這是「西廂記」的本事。

如果想了解「會真記」，那就必須先對唐代的社會風俗、典章制度……有所認識。也許有的讀者聽了這個會大驚失色。以為這不應該是對一個戲劇工作者的要求，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現在就必須使不可能的變為可能。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取得專家的協助。專家的許多繁瑣的考證固然不可能成為一般的常識，可是這些意見的總結卻可以大大幫助我們的了解。譬如關於「會真記」的研究，陳寅恪先生的成就就是值得我們利用的。

「會真記」是「西廂記」的本事。可是「會真記」產生的時代距離元曲「西廂記」的出現卻也已經有了近六百年的時光，這是一段相當長久的日子。可以斷定，當「西廂記」

的作者在採取「會真記」作為創作素材的時候，他也僅只是採用了這樣一個故事。而對於這個故事所產生的時代背景，是未必有怎樣深切的了解的。這在作者創作進行的過程中，就會遭遇到某些困難。這些困難都由作者的天才克服了，多少年來並未發現任何缺憾。可是，缺憾總是缺憾，總有一天它會暴露出那弱點來。而要設法克服這樣的弱點，彌補這樣的缺陷，首先還得對原作進行細密的探索。

我以為弱點的暴露，最近的也最顯著的就表現在京劇「紅娘」裏。

「紅娘」是荀慧生所編的一齣以「西廂記」為藍本的新戲。因為荀的戲路是以花衫為主的，於是這個改編就把主要的角色放在了紅娘身上，走了「花田八錯」的路子。我們可以說這是荀派新戲「紅娘」的風格釀成的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卻並非是主要的因素。原作裏隱伏着的破綻，在這次改編中大大的暴露了出來，結合了新的因素而進一步地做了發揮。才替這個古典劇作造成了不可想像的損失。

五 誰是主角？

在「西廂記」裏到底誰應該是主角呢？這件極為簡單而明確的事，卻曾經使我們的

作者苦惱過。

「西廂記」描寫的是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描寫他們在封建社會中，爲了要求自由婚姻而鬭爭的故事。

很明顯，在這樣的故事當中，主角應該是當事人的男女雙方——張琪與鶯鶯，而不應該是作爲輔助人物的紅娘。我們什麼時候在婚禮進行中間只見介紹人跑來跑去，卻找不到新郎與新娘呢？

然而從「西廂記」原作開始就用了不小的努力描寫了紅娘。而在京劇的改編本中，更沒有體會原作的精神，把這個傾向做了無原則的誇張。那結果就是，在整個的戲裏，我們只看見紅娘在動，而鶯鶯卻變成了一個木偶。特別是在舊班社的不合理的制度下面，由頭牌名角扮演紅娘，扮演鶯鶯的則是三路配角。更因爲對這個角色絕對的不重視，往往給人一種殘脂賸粉極爲猥瑣的感覺。可以肯定地說，這麼一來，主題是被弄得非常模糊了的。

更由於一些壞演員的歪曲，給紅娘的表現增添了不可容忍的黃色氣氛，那後果自然是不言可喻的了。

爲什麼造成了這樣一連串的歪曲的？我們可以根據常識得到這樣的解釋。試想，作者描寫的主角鶯鶯是「前朝相國」的小姐，這樣的人物，在舞台上一向是規行矩步的，按角色分派，應該是由所謂「抱肚子」的青衣扮演的。現在企圖描寫她的大胆的、熱情的戀愛故事，幾乎就成爲不可克服的困難。要突破這樣嚴重的傳統限制，我們的天才戲曲作者就不能不使用輔助人物來幫助進行刻畫。

有許多不可能出之於小姐之口的言語，不可能由小姐做出來的行動，就由丫環身份的紅娘來說、來做。這樣，原有的限制突破了，主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然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兩個人物雖然在語言行動上有所不同，然而她們總的思想願望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每一個情節的發展，雖然由紅娘做了重要的聯系與穿插，然而那主導的力量依然是來自張珙與鶯鶯方面的。這從原著裏看，是非常確鑿的事實，這正是我們的戲曲作者偉大的地方。他對主題與人物抓得緊緊的，雖然在寫法上他使用了最大可能的自由。

可以這樣說，鶯鶯與紅娘是一個完整性格的兩面；也可以說，對紅娘的描寫，是對鶯鶯性格刻畫的一種補償。如果無視了這重要的一點，把她們獨立起來、分割開來，那是必然會造成嚴重的錯誤的。